

錢 毅 著
太岳新華書店印行

葉連錄

1944. 4. 10.

忘樣寫

71077

8033

錢毅著

怎
樣
寫

太岳新華書店印行

錢毅小傳

阿英

錢毅，安徽蕪湖人，余長子，一九二五年生。四歲（一九二八）隨家移居上海。六歲（一九三〇）入學讀書。自幼聰敏純樸，勤攻苦讀。以家庭感染，愛好文藝戲劇，並逐漸接受民族革命與階級革命之思想。十三歲（一九三七），即於課餘，從事戲劇活動。與同學組織「子夜劇社」，後又參加「上海劇藝社」、「新藝劇社」。曾主演「高爾基童年」（一九三八），在上海文化界高爾基紀念晚會上，「古廟鐘聲」（一九三九），「牛郎織女傳」（一九四一），參演「夜上海」（一九三八），「一年間」（一九三九），「碧血花」（一九三九），「海國英雄」（一九四〇）等劇。深得前輩及觀衆嘉許，柳亞子先生贈詩，至譽爲「虎兒」。其於文學，以研究俄羅斯古典著作，及高爾基作品，用力爲最勤，於中國文學，則雅愛宋詞，慕夏存古之能以少年爲民族死節，並重其詩文。嘗與同學翹手寫本文藝雜誌，親爲繕寫，日夜劬勞，發行至數十期之多。十七歲（一九四一）日僞侵上海租界，不甘爲奴，得上海黨之助，抱病先余來解放區。初入新四軍一師一旅服務團，參加「泰興戰圖」，旋轉三師魯工團（一九四二），於游擊環境之舞臺技術，頗有發明。十九歲（一九四三），蘇北大掃蕩，調「東海大隊」，擔任文化政治工作，輾轉海邊，與敵周旋，凡二月有餘。後遂專攻大衆文藝與民俗，「決心將全生獻給爲工農大衆的文學事業。」蓋余從事革命，迭遭將難，屢頻於死，被以幼年，亦陷囹圄。長大來，更目擊國家多難，民生痛苦。追源溯本，乃有激悟。又以所志之業，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談話」，於思想上，更起決定作用。其對革命事業與文藝工作之理解，實已由「感榮的」而進入「理智的」。

，立志堅定如斯，有自來也。同年，與余編輯雜誌「新知識」（一九四三——四），舉凡一般編輯事務，校印裝幀，靡論巨細，莫不親身董之。二十歲（一九四四），入「鹽阜大眾」報社任編輯，以主編責則民同志之殷殷敦敦，及其虛心向群眾學習，猛晉甚速。二十一歲（一九四五），改任副主編。由其工作風，刻苦耐勞，深入持久，培養工農作者，不遺餘力，屢因辛勞致病，亦不稍休，曾被選為模範工作者。二十二歲（一九四六），被聘兼任華中文協大眾文藝委員會委員，方欲有所建樹，自衛戰爭遽起。彼以能參加此一世界內戰史上最大最有意義的一次內戰，親身處在這內戰的最重要的一個戰場，是無比光榮與優越的際遇（一九四六與小惠函中語），熱烈要求投軍，未獲批准。第一次鍾水大戰，始克奔赴前方，從事民佚教育工作，一月有餘，被召返社。後又屢番要請，再至前線。今年（一九四七），「鹽阜大眾」報以敵深入，暫時停刊，遂調任新華社鹽阜分社，鹽阜日報社特派記者。二月初，赴淮安石壩區採訪，隨當地民兵聯防隊深入蔣佔區。三月一日拂曉，為白石壩出發襲擊該處之蔣賊部隊包圍，突圍中遭敵俘劫。敵迫其「自新」，厲聲曰：「寧可槍斃，決不自新！」不屈不撓，於翌日在石壩鎮將據點外，從容就義，壯烈殉國。年二十三歲。中共正式黨員。遺著已刊者，有輯編之「莊稼話」（一九四六）、「大眾詩歌」（一九四六）等。待印者，有「怎樣寫」（一九四六）、「海洋神話與傳說」（一九四三）等。待整編者，有大眾文藝湖作、詩歌、戲劇、大眾語言研究、大眾傳說與大眾諺語、民俗學資料、及日記、雜稿，約數百萬言。就其資質努力，學業成就，殊未可限量，惜為蔣賊所戕，不得永年。然其堅貞不屈，為中國民主、和平、獨立、自由、與正義，誓死不顧之自我犧牲精神，有得於黨之教育與感召，而表見於人世者亦多矣。余以隨軍營中，不能收其遺骸。因先次其事，拭淚為之傳。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寫在前面

這本書裡的幾篇東西，是我從去年（一九四五）春上到現在陸續寫的。對它們，我自己並不滿意，感到問題談得很膚淺，文藝寫作的兩篇，也不一定投工農心。如今大膽編成冊子，只望它能供大家做個參考。再有，就是希望引起大家對寫作理論和方法能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大眾化理論，十幾年來爭論不少，也有許多正確的見解，可是進一步談更實際更具體問題的，差不多還是空空一張白紙。那些平民教育、民衆教育工作者，也談過「編民衆報」之類的實際問題，但是與工農大眾寫作運動，在本質上，究竟不同。那些在國民黨統治區（那裡，是不准文藝工作者到工農大眾中去，更不讓工農學文化的）生活的文藝工作者，寫出「怎樣學大眾語言」之類的文章，叫人看了，也禁不住有些隔靴抓癢的感想。只有解放區，群衆運動真正開展，政治經濟條件齊備，大眾寫作運動，從嘴上進到手上，在實踐過程當中，才得了一些經驗，寫出一些文章。例如延安的「大眾化工作研究」，魯中的「工農通訊工作」，以及各解放區大眾報上零星發表的短篇。這些文章，都相當推動大眾化工作。幫工農解下不少寫作上的難處，特別是在山東，許多工農一開始寫稿摸不着邊，受到「寫什麼？怎樣寫？」的教育，漸漸能理出個頭緒。這些實際的寫作理論和方法論著，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不過，要嚴格的說，這些理論還非常毛糙，也大大落在寫作後面。今天工農文化水平低，談寫稿方法、文藝理論，主要仗知識份子出身的同志，可是這些同志（連我在內），對工農的熟悉程度，尤

其是對工農寫作的特點與規律的了解，還不够深。要談工農寫作，往往以自己過去學的方法、或者先有個「標準」去衡量，偏向工農頭上套，硬派給工農，至多已不太適合工農的部分去掉。並不是耐心地研究工農作品，從工農作品裡發現問題，找出規律，綜合概括，寫成完全適合工農的理論。因此，這些「論文」，就不一定說對工農心窩；從工農來說，不一定正確。而我，連「過去的方法」也懂得太少，寫的更顯得膚淺、不完整了。

當解放區工農在經濟上政治上完全翻身抬頭之後，對學文化的心，更猛更切，工農需要更多的寫作指導。同時，今天已經有這樣多工農作品，也儘够我們研究總結出更多更好的經驗理論，我們不能以已經有了的這些比較適合工農的寫作理論為滿足（還在通訊工作方面，比文藝寫作方面成績大，因為通訊運動比文藝工作普遍深入）。我們更需要注意從工農作品裡發現問題，順着工農的心來想事情，來談工農寫作問題。希望做大眾文藝工作的同志，在這方面能更多的下些工夫。別的不談，工農用自己的勞動，搬運了學問，用自己的血汗，造紙、印書，讓我們學到文化，得到知識，我們反過來却不給工農文化上幫助，一味頭昂八丈高，只顧自己去求「深造」，這是應該的嗎？

大眾化是個長期艱苦的運動，建設工農文藝理論，更是費難的事，但是，跟着大眾化運動在實踐上的發展、深入、提高，理論也一定會從現在零散式的狀態，逐漸形成完整的體系的。願我這本書，能盡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得到大眾文藝工作同志寫出更多更好的大眾寫作理論來，那也就不辜負工農對文化的心願了！

錢毅

一九四六、六、卅，在淮城。

寫什麼？怎樣寫？

這是以一九四五年四月鹽阜大眾積極工農通訊員談話會上的寫稿問題總結為主，補充整理寫成的。本來作爲「工農通訊員手冊」的一部分，但「手冊」終未印出，現在把不合時的改去，先在這裡發表。

一九四六、一七一。

我們當工農通訊員的，有兩件大事要做，一件是發展與組織工農通訊小組，一件是寫稿子。寫稿子更是頭一件重要的事情。如若一個通訊員只知道組織通訊網，稿子却一篇也不寫，那還成什麼通訊員？不過，許多新參加的通訊員，頭感到沒頭緒的，倒就是寫稿子，要他寫稿，他會說：「寫什麼啊？又沒有什麼可寫的！」當真沒有什麼可寫嗎？不是的！說這話的人，不是不知怎樣找材料，就是弄不清報紙上要些什麼稿子。我們先談談後一個問題。

(一) 寫什麼？

寫什麼呢？什麼內容的稿子報上才要呢？

第一 寫新的事情

現在天翻個身，地打個滾，民主政府一成立，小江夾上天了，泥腿子老百姓幾千年屈氣整吐清，

見了天，當了家。那些壞的、不合理的、壓迫剝削的事情，全挨打下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上來，老百姓一天到晚笑不贏牙。使着共產黨民主政府帶頭，熱火火的攬各種民主建設，爭全國和平民主（包括自衛戰爭），在民主建設各方面，帶頭起模範，給全國各地做鏡子。例如受盡黑罪的人民，把壞蛋惡霸撤下台，得到伸腰吐氣的情形；農民得地之後，加倍肯下勁生產的情形；組織各種互助合作生產的情形；把城鎮鄉村建設繁榮的情形；選幹部、做幹部的情形；把軍隊政府當自己切肉連皮家裡人的情形；在文化上翻身的情形；參加人民武裝，不讓壞蛋伸頭，保衛自己的好日子的情形……。一句話，民主政府成立之後，千年塘灰也發熱，太陽家家門前過，受罪的人民，不再終年到頭，任人撻、任人捏；不再悶聲不響過一世，到老死還只蹲鍋門口轉。而是各事自己出頭做主，遇到從來未有的好日子。這些，全是從古至今不會有的大事情、新事情、好事情，這種事情，全值得上報，應該上報。

再說，現在天下變了，人民一天天覺悟，心情思想全變過來了，「圓耳朵聽不進方話」，再說什麼壓迫好，工農那個還相信？那個還聽得進？我們人民要聽的（也就是應該寫的），是上面談的新事情！也只有新事情，通訊員才願意寫、熱心寫，寫了才投人民心。

有少數寫稿的，這一點弄不清楚，還糊裡糊塗，寫些舊的、封建的、無聊的稿子來，像什麼三個女婿吟詩，父子進士的故事，連「公公拉着媳婦手，兒子打破老子頭」，「一五男二女成家，一時打得亂如麻」的語都寫來，是不對的。不過，這不是說，我們全不要過去的東西，過去的好東西是好的「鹽阜大眾」上登過一篇「無鵝之談」，本來是舊故事，但是他調刺封建地主調刺得很好，在今天有新意義，還是可以上報。

第二 寫工農群眾

工農是最偉大的人，世界上不論什麼東西全是工農雙手做出來的，解放區的局面，就是靠工農（

包攬武裝的工農）開闢、堅持、擴大的，我們要寫解放區的整事情，是和寫這些解放區的主人——工農分不開，我們主要的就要寫工農。

寫工農的什麼呢？

我們的報紙主要是爲工農服務，替工農、代表工農講話的，是要反映工農鬥爭與生活的。我們的投稿子，就要寫工農鬥爭，寫工農生活，寫工農心窩裡的話。

爲工農的鬥爭，包括工農對封建勢力鬥爭，對反動勢力鬥爭，對自然鬥爭（生產）……。寫工農的生活，包括工農過去在昏天黑日下受罪情形，現在一天天上升的幸福好日子，日常生活裡，能表現出工農的好品質的大小事情，工農的政治生活、組織生活、文化娛樂生活……。寫工農心窩裡的話，包括吐露幾千年來受壓迫的風氣，吐露如今對共產黨新四軍民主政府的熱愛、擁護……。這些，都是工農需要，適合工農。

第三 寫好的，也寫壞的

我們報上稿子，總不外兩類，一類是寫好事情，一類是寫壞現象。（寫成績，也是屬於好事的。）

寫好事有兩種，一種是寫我們許多好上級、好領導人（或機關）的好處，寫我們擁護與愛護的事情，這叫「歌頌」，例如歌頌民主政府、解放區，歌頌共產黨、毛主席。還有一種是寫英雄模範，是寫值得稱讚、誇獎的事情，這叫「表揚」。

寫壞事也有兩種，一種是寫敵人壞，是寫我們仇恨、反對的事情，這叫「暴露」，像暴露敵人、偽軍、反動派、封建勢力。還有一種是寫我們自己的缺點，是進步當中發生的缺點，我們希望他改好的，這叫「批評」，像工作中的偏向和一些過筋不開通人做的錯事。

我們寫稿，不但寫好的不歌頌、表揚，也寫壞的（暴露、批評）。寫好的是為了擁護、支持好的，鼓勵好的更好。寫壞的是為了攻擊、打垮壞的，或者使人認識缺點，就不走彎路，改正缺點。

第四 寫熟悉的事情

我們工農通訊員，做的工作各各不同，有人做行政工作，有人做群眾工作，有人做交通工作，有人做財務工作，事務工作，有人光在家壘生產……。上面說我們要寫新的，工農自己的、好的、壞的事情，這些事情太多了，怎麼辦呢？我們就要做什麼工作，寫什麼稿子，寫自己熟悉的事情。因為自己動手做的工作，自己了解頂清楚，寫起來容易生動、細緻。不過，這話也不能呆板用，比如寫敵偽情形的稿子，一定要去當一當偽軍才寫，這就笑話了。所以我們又說：「寫熟悉的事」。敵偽的事，只要你熟悉，不一定是自己做的，也可以寫，也應該寫，這樣，報上才能反映出敵偽情況。

「做什麼，寫什麼」裡，還包括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寫工作經驗，我們做工作，一定要接受人家經驗，不曉得人家經驗，隨你怎樣跳猴兒也摸不起來，報上如果只登通訊消息，指導性就不強，對大家幫助就不多。大家有好經驗，也不寫，讓他埋沒了。所以我們要多寫經驗稿子。有些人說：我們工農文化低，不會總結經驗！這是把經驗範圍看小了。經驗不光是總結性一二三四、打通思想、工作步驟等等，你照實把工作怎樣做的，工作裡發現的困難與問題，克服困難的辦法寫出來，也是很好，很具體的經驗。

歸結一句話，「熟悉裡好挖寶」，寫自己熟悉的事情，即寫得好，對報紙也有用，寫你不熟悉的事情，是難寫得好的。

第五 寫中心工作

寫稿子還有一個「秘訣」，就是寫中心工作。我們解放區每一個時候工作總有每一個時候的中心

工作，例如一九四四年冬天攜冬學、攜民兵，一九四五年春上攜參軍、攜生產，目下攜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這些工作，報上全要反映。編輯用的稿子，也大部分根據中心工作選。我們寫稿子，如若不根據中心工作寫，參軍時候，大家全不寫參軍稿子，倒去寫減租，那麼人家看報也不曉得你這個地區在攜參軍，反映不出來，工作經驗也不會交流，發表機會也少了。

不過，這不是說，只要寫中心工作，旁的就不要，我們解放區的民主建設，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裡指示的許多任務，全是我們經常要做、要反映的，只是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着重點罷了。中心工作要報導，經常工作也要報導，各個單位，各個部門的工作全要報導。關於「寫什麼」？上面只講幾點原則，具體的項目，這裡不能多談了。

(一) 怎樣寫？

話說到這裡，有人說了：「這個我懂啊！你不說，我多看看報也會曉得。不過，總還是好像沒得什麼寫，不知怎麼寫。」好！我們就談談這問題。

第一 搜集材料

要我得出材料寫，要寫得正確，頭一件事，是要寫稿的人，先問問自己，是什麼事情，什麼力量使自己要寫稿子的？自己是站在什麼立場寫稿子的？自己擁護的是什麼思想？

我們是工農，我們愛工農，我們擁護工農自己的領袖、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軍隊。我們看到工農翻身，看到工農做出多少偉大的事，我們一定心歡喜，對這些事的興趣，自然就提高，覺得動心，就有材料寫，也寫得正確了。

確定自己
立場提高
政治水平

沒有正確立場，對問題的分析能力就差，不能發現問題，寫稿材料也就沒有，更難寫得好。沒有正確立場，遇到差不多事情，因為把握不住，就不敢寫。沒有正確立場，對缺點、壞事，也不敢批評。

要克服這些缺點，就要學習政治，提高政治水平，加強政治修養。

魯中工農通訊員密士交說：「工農通訊工作要做好，首先要下決心為工農服務，我開始這個觀念不明確，有些材料就看不見。看見也不願寫，怕得罪人。」就是這個意思。

沒有材料，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主觀上不努力。許多人寫稿子，總是「飯來張口」，非要材料送到面前，才想起寫稿子，碰着什麼寫什麼，這樣，材料一定不容易得。我們寫稿子，一定要把寫稿這件事情放在心裡，「鹽草大衆」模範工農通訊員曹景虹說：「你自己對報紙迷迷媽媽的，那就沒得材料，你若是自己時刻注意，

要主動的
搜集材料

當一件工作，就有材料！」曹景虹、顏景熊他們，都是隨時隨刻注意材料，做工作總要多做，能多得些經驗，寫稿材料就多。拿工作和自己私人利益一掃看重，一點細小事全注意，這樣，還會不發現材料嗎？

（這裡，本應談怎樣搜集材料，不過，這問題跟「稿子怎樣寫得好」有關係，一併放到後邊去談，爲了重複。）

養成記材
料的習慣

工農通訊員還要養成記材料的習慣。（記材料，不單記事情，統記數目字，還要記好的話語、句字。）模範積極工農通訊員曹景虹、王知四、黃明鑑他們，有時候遇到好材料，當時沒空寫，馬上記下來，到晚上再寫，這是好的。俗話說：「好記心，不如爛筆頭。」材料記上本子，的確比記在心裡好。不過王知四他們在這方面

做得還不够，他們記的，只是記當時可用的。我們只要遇到好材料，應當都記下來，現在用不到，將

來會用到的。材料太少太小，日久聚多了，就會建成一篇好稿子，至少也能做做參考。「隨筆登報，日後思量」，這話一點也不錯。

第二 處理材料

顧景衡說：「材料搜到之後，頭腦子要沉一沉，分析下子，那個要寫，那個不寫，再着筆。」這就是怎樣處理材料的問題了。

最初搜到的材料，大概是很零碎的，你要決定下子，「那個要寫，那個不寫」，這個決定根據什麼標準呢？就要看你這篇稿子是「說什麼」的？說什麼？在寫稿上，叫「主題」，在搜材料的時候，你多少有了個念頭，打算「說什麼」，不過，

有的材料，處理輕重不得當，主題就會變掉，所以在材料全搜好之後，還要細心想一下，這篇稿子「說什麼」？決定之後，根據它來處理材料就不難了。

剪裁

處理材料，就是剪裁材料，剪裁，就好比剪裁衣裳，把不需要的部分剪掉裁掉。寫稿子怎樣剪裁呢？那些是不需要的呢？

第一，寫稿要有中心，普通稿子中心只有一個。這個中心，就是根據主題來決定的，有了主題，就有了中心。我們根據主題來剪裁材料，能說明主題的材料，符合中心的材料，就留着。

第二，寫稿談事情要清楚，要清楚，就要抓住主要關節，不能放過。這寫一個二流子轉變，把他轉變的主要原因，主要事實不寫出來，怎麼能叫人家了解呢？「鹽阜大衆」上稿子大部分是短小的，更要抓住中心和主要關節談。

不符合中心的，不是主要關節的，都可以少談或者不談，剪裁掉。

前後怎麼

排？

凡事總有個先後，材料決定之後，就要決定先寫那個，後寫那個，這個事情，也還得呆板數，工費寫稿不多，不必去費心思考慮這題，大致上只要順着來，一件事情，先做的先講，後做的後說，就行了。但是寫經驗、小調怎麼說呢？那就看怎

樣能把意思說明白，怎樣寫才不平淡，來決定先後。不過，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在開頭就要讓人曉得。小通訊裡常常提到這人過去怎樣怎樣，這話也不一定在頭裡說，只在談到這人時候，必要給人了解時候，提一提就可。

總起來說，先後怎麼排，全看怎樣能把意思說明白，怎樣才能寫得有力氣來決定。前面說的這三點主意，只是給大家做個參考，並不是呆規矩。大家稿子寫多了，自會容易處理了。

第三 題目怎麼起？

工費寫稿子，有幾件事情頂困難，頭一件就是起題目。有時候寫稿子不難，起題目倒費一半子工夫還多，說不定想上兩三天還想不出來，這個困難頂要解決。

起題目要注意幾點：

注意幾點

第一，要把內容搜在裡頭，叫人一看就曉得這篇東西寫的是什麼？（這主要是指新聞、通訊說，小調詩歌不一定，不過，也要和內容有關係。）

第二，意思要正確，不能起歪了，叫人誤會出別一個意思。有篇稿子，說要革命先要打通家裡人思想，他標個題目叫「革命先革家」，你想，這不是把意思大大攪糟了嗎？

第三，不要平平淡淡沒精神，或者太一般，像「生產模範」這種題目，就沒有什麼好。起的題目一定要能引起人注意，要「驚人」。不過「驚人」不是「古怪」，這一點要注意。

第四，要正派，不要油腔滑調的。

「鹽早大衆」上，時常有些變行頭標題，像：

臨囑組仙奶奶鬧禍

信迷信寫汝懷破家

這一類。有些人就硬學，學油得了，有什麼

偽軍牽耕牛

一去不回頭

這個標題，一來有些油腔，還有就是不「精」，偽軍牽耕牛，自然是一「不回頭」的，後頭一句放著，不是多話嗎。

怎樣起題目？

.....

起題目有兩種起法，一種是先起好題目後寫，一種是先寫後起題目。先起題目，大部分是按內容寫一個，像「打破舊習慣，張兆慶實行新式結婚」、「參軍小調」。後起題目，除掉上面辦法之外，就是在寫好稿子裡，抽一兩句出來做題目，像「那裡是什麼鬼」、「替我們上課吧」。後一種起法，比較是小通訊用的多些。

工農通訊員，起題目是有些困難的。我們的意見，工農通訊員不必在題目上打圈子，稿子主要是在內容好壞，想不出題目，就不必多化腦筋，浪費時間，就不寫題目寄到報社好了，如果稿子內容好，報社同志自當替你起個題目登上報的。

第四 怎樣起頭子？

第二個困難，是頭子不會起，題目已經擬出來了，又沒處着筆，真是一開頭飯好吃，開口話難說，「千言萬語，不知從那端說起，帽子難戴」。

關於這個問題，報前面處理材料裡「前後怎樣排」一樣，也沒得呆板教。不過如若你先說什麼後

說什麼已經決定，那麼，頭子也就不難了，你只要在前一段（先說的那段）裡找一句話先說就中啦。一般說來，稿子總要先告訴人家：這事出在什麼地方，我們來稿第一句的寫法，大概不外下面幾種：一種是「某地方，有個某人」，一種是「某人是某地方人」，一種是「某天，某地方……」……初寫稿的工農通訊員，就這樣老實實開頭好了，日久寫多了，自然「熟能生巧」，多變化。頭子不會起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把起頭子看得太神秘，把這個當一件大事。其實你想想，如若你用嘴說把人家聽這件事，準會不會覺得起頭難說。你說把人家聽時候，怎麼開頭，你寫稿子頭二句也照着寫，那還焦心嗎？

第五 字不夠用怎麼辦？

工農通訊員文化程度淺，識字不多，字不夠用。寫到寫不出的字，想了大半天，有時候就改一句寫，這一改，把意思改偏了，不順意思了，就不來勁頭子。這也是個困難。

克服這個困難，比較容易。第一是請教識字多的人。當時問不到人，就空着不會寫的字，寫好再問。另外，集體寫稿的方法，也能解決這個困難。

還有就是寫白字，拿同音的字來代替。有些工農通訊員怕寫了白字，報社同志看了犯嫌，這不會的，寫白字，只要不是怪里怪氣的話，總看得懂。例如：「他在大會上，頭旺夏一底，他不敢說，全體報告主席，教他表時太杜。」我們一看就曉得是說：「他在大會上頭往下一低，他不敢說，全體報告主席，叫他表示態度。」

寫白字不要緊。只要注意兩點，第一，不要亂造沒有的字，像把「你」字寫個「儒」字，「果」字寫個「碩」字。第二，不要把許多太土的話，古里古怪的話寫上去。

第六 用什麼話寫？

這裡，順便談談用什麼話寫稿子。我們是工農寫，工農看，寫的就要用工農自己的話，怎麼說，就怎麼寫，不要調筆頭子，「洋不洋，土不土，那話丟上去反難看。」（積極工農通訊員王善廷的話）我們寫的話，要像泥腿子穿布衣裳、穿草鞋，到處通行才好。有些工農通訊員稿子寫多了，會學些洋里洋氣的空洞句子，這種作風是要不得的。現在許多知識份子還要學習我們工農的話，我們工農為什麼倒反要去學知識份子那一套空話呢？

積極工農通訊員唐明聰談他寫稿的動機說：「看了大衆報上用老實話所寫的文章，就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你看，老老實實的寫話，有多大作用？

在用語上，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自己不懂的名詞不要瞎用、亂用。有個工農通訊員寫道：「過去我們這塊，路不拾遺，土匪如毛。」這豈不叫人笑疼肚子？還有，對於新名詞，也不要亂用。太土的話也不要用，如果用也要有解釋，因為「鹽阜大眾」是十三個縣市的報紙，鹽城有些話，別的縣就不見得懂。

第七 標點符號的用法

我們寫的稿子是跟說話一樣的，說話是一句一句的，有問的口氣，有罵的口氣，有懷疑的口氣，寫稿子也要把這些口氣表明，就要靠標點符號幫忙，我們許多來稿裡，稀奇古怪的標法都有，會標的很少，現在，我們把常用幾種標點符號的名字和用法，簡單寫在上面：

(一)。句號、一句話，意思完全了，就用句號。例如：

嚴礪有個嚴二爹，家有兩頃多地。

2 我是鐵碼村人。

(二)、**逗號** 但長一句話，當中要微暫停下子的，或者分開許多同類詞的，就用逗號。例如